

都说三思而行，不然行事前不先想一想，就冒冒失失、贸然行动，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人所皆知的。不过，我要说的是三思而“言”，就是话出口前也要先想一想，至少舌头打个滚，否则想当然说出来的后果，往往也会有麻烦的。

平时经常看到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了，本来是鸡毛蒜皮的一桩小事，不料一方快人快语，说话不经过大脑，甚至出口成“脏”、“国骂”当先，于是摩擦升级、剑拔弩张，最后两败俱伤、懊悔莫及！笔者就亲历过几次因有人没有三思而言而造成的尴尬，至今记忆犹新。

三思而「言」

马蒋荣

例一大约发生在 40 多年前。那天，八年级老钳工余工大毕业的傅德兴师傅在我车床旁和宗工吵得不可开交，原来是宗工要说的是一张零件草图中比例就是话出口前也要先想一想，至少舌头打个滚，否则想当然说出来的后果，往往也会有麻烦的。

春天给大自然带来了无穷魅力，也给故乡增添了无限生机。迎着袅袅春风，沐着纤纤细雨，来到故乡崇明，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

“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吹绿了小草，吹醒了小河，吹开了百花。清晨，朝霞映照在碧波荡漾的小河上，白鹭优雅地贴着水面飞翔，迈着悠闲的步子在水边觅食、嬉戏，成为乡村一幅绝妙的风景画。

“江南二月多芳草，喜在蒙蒙细雨中”。那忽稀忽密的春雨像扯不完的银线，如掉线珍珠豪放抛洒，洒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生机；洒在花上，各色花就像张开了甜蜜的笑脸，飘荡着芳香；洒在树上，树枝就爆开了嫩绿的芽儿；洒在地上，翠绿的小草就好奇而又欣喜地探出头来，渐渐地摇曳成一片耀眼的景致；洒在小溪，水面便泛起了阵阵涟漪，诱发鱼儿跃出水面，泛起小小波澜……

走在春天的田野里，弯弯的小河被暖暖的阳光洒着，水面波光粼粼，小鱼小虾在水里欢快地游戏、追逐；一群刚出生的小蝌蚪游来游去，就像一颗颗闪烁的黑宝石；密密匝匝的芦苇中到处都是小螃蟹，河滩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洞穴，那些在洞穴旁的小螃蟹，只要稍有一点响声，转眼间荡然无存，便钻进洞穴中躲了起来，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柳，是江南的符号，是轻舞江南的一角裙袂，是荡漾在水墨画卷里的一点飞墨。河岸边的柳树长出了嫩芽，小鸟鸣啭，喜鹊喳喳，成双成对的小燕子挥舞着长长的尾巴，站在随风摇摆的柳枝上欢快地唱着歌儿，好像在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走在春天的花园里，修竹掩映，花葱郁，芳菲斗艳，五彩缤纷的鲜花竞相开放，景色醉人。你瞧：金黄色的迎春花，火红的一串红，粉红的梅花，它们在阳光的沐浴下，鲜艳迷人，引得那蜂儿鸣着琴，恋在其间，不愿离去。还有那开满枝头的樱花，一丛丛，一簇簇，有大有小，有浓有淡，多姿多彩，亭亭玉立，微风吹来，花瓣撒落在空中，如同一片花的海洋。

走在春天的乡路上，一排排水杉树、香樟树、银杏树经过一场春雨后，长得更高，更绿，更壮了。远远望去，道路两旁的麦田和油菜田翻卷着两种不同颜色的绿波和金浪，巧妙地缝合成一块块彩色锦缎，那扑面而来的壮观景色令人心旷神怡。

游弋在春日的烟雨中，游弋在诗意的春风里，就这样走着，将故乡装在心中……

庚子年新冠肺炎排山倒海般袭来时，我正在做春节出游计划，疫情打碎了出游欲。我们听从政府忠告，防感染，不出门。

退休赋闲，原本几个好友时常相聚，疫情形格势禁，遂建一微信群，把桌上聊天搬到了网上。我与朋友老张学会了网购，不便出门时解了燃眉之急。除关注疫情外，还在群中互通粮油蔬果行情，宅家宅出新意。老张微信道，“昼夜依山转，我在家中泊。欲穷粮油菜，指尖网上购。”朋友老牛不屑一顾，回微信道，“实体店来逛，挑选自便如。手感眼真切，钞票放心付。”颤颤自危的老牛，我感叹，“老牛顶牛！”

双马 (中国画) 顾宝兴



有些失当，让人看起来有点吃力。于是傅师傅找到宗工向她提出了意见，谁知平时非常可亲的宗工居然脱口而出：“零件草图又不是比例的！”这下可惹怒了傅师傅，他不仅高八度地数落宗工，而且当着围上来的同事们说他要画一幅不要比例的草图。说着，傅师傅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长头发的女人，脑袋比身体加上腿还长，手脚更是长短不一，眼睛耳朵都一大一小，十分滑稽，并且告诉大家这就是宗工的人形草图，因为她说草图是不要比例的！当然，宗工只能气呼呼地走了。而我从此知道了两个道理：一是草图不是不要比例，而是不要严格的比例；二是说话前自己先要想一想，不然就容易发生问题的。

例二是发生在十四五年前。当时公司领导召集下属各部门负责人研究明年的工作计划。齐总（齐峻已于去年4月被上海二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要求我们供销部门尽快完成小包装改造，不然单靠卖大宗原料效益不好。接着他向在座的20多位与会者介绍了他在深圳的一个开涂料公司的朋友是如何靠小包装赚钱的：在每条灌装流水线最后一个岗位上，安排一名工人负责向成品罐里装一瓢水后才盖上盖子密封。这样一名

工人的工资每月仅需支付3000元，而老板一条流水线上就因此多获利3万元！我一听，也不顾领导的颜面了，当场发难：“齐总，那不是奸商吗？”财务朱总监也提醒他：“这样一来，涂料质量不是成问题了？”这个总经理的说法，再次让我领教了发言前要三思的重要，不然会议上发生尴尬是小事，如果今后真的照他不经过思考说的话去做了，那危害就大了！

丰满人生得失间

南海

武汉新冠肺炎的大面积暴发，累及全国，人们紧张地宅家躲避。在这非常时期，其实更多的人是在思考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人生？

生老病死，生离死别，这恐怕是谁也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人生，总在得失之间。有得必有失，得到与失去总在一念之间，只有失去了才能感觉到原来拥有过的美好。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时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在一念之间。

有得必有失：生就男

儿身，便失去了女儿态；得到了成熟，就失去了天真；选择了某种职业的艰辛，却体会不到另一种职业的责任；拥有了喧嚣的城镇，就丧失了寂静的山村；有了安全的港湾，就没有理想的漂泊；想要小溪的清澈，就看不到大海的磅礴……

失去也意味着一种得到：磨练换来成长，辛勤带来收获，泪水领略人生百味，挫折引领成功之路，遗憾有不失为另一种美丽……仗义疏财，得到人心；肝胆相照，得到知心；淡泊名利，得到安心；清心寡欲，得到舒心。

世人总以为天下什么都可以得到，却不知往往失大于得。总有人长嘘，得不偿失；总有人短叹，失之交臂。人生在世，顶天立地，秉承天地之精华，是一种莫大的得。人的一生，

看，我只要用扫码器对着您的二维码一扫，付款就完成了，与您既没有肢体接触，又快捷安全。”老牛瞪起眼，“我的钱，多扫了咋办？”一旁人说，“放心吧！我用了好几年也没出过

老牛习得新技

王苏凌

错呐。”老牛嗔嗔着，“我老年人不会弄。”一位阿婆说，“不难学的，我比你年龄大都学会了。细心点就行。”众人七嘴八舌，老牛憋半天无对策。有性急的开始催促，老牛结不了账，惶惶无措，尴尬中一小青年主动帮老牛扫码付了款。事

全民抗疫，海外侨胞也不甘人后，努力支援。华东师范大学收到了日本华师大校友会寄来的一万多只口罩，纸箱上标着“加油！中国！”还写了唐代韦浣花的诗句“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感动，我忍不住刻了“一船明月一帆风”。华师大和上师大，许多年以前，我曾和学生们一起研习书法篆刻。所以这么多年，这两个学校的消息，我都会关注。

华师大近年来，培养了许多书法篆刻的人才。四十来年前，我作为客座教师，曾有幸在该校教过书法篆刻。那时候，风暴刚刚过去，上海的大学里几乎没有艺术系。华师大是第一个筹建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汪志杰哥获得平反，经领导安排到华师大筹建艺术系。那位领导是他的伯乐和知音。

当时，汪老哥是光杆司令，一切从零开始。唯一的助手是他寸步不离的夫人。汪哥是洋画家，对中国书画的了解，不是太深刻。鉴于在一起经历过不平常的生活，相互比较熟悉和投契，蒙他错爱，招我去讲课。

那时，他想聘请几位老先生压阵。我向他介绍了钱君匋老师，并陪同他们夫妇一起去拜访。交谈极为融洽，因为志杰老哥为人很好，不虚伪，且措词诚恳。钱老师又推荐了朱杞瞻先生，那段时期，二位老先生关系极为密切，经常燕叙。我陪同钱老师和汪哥夫妇去造访朱杞老。钱老师的面子，杞老一口允诺。后来，我又陪汪哥夫妇，把兼职教授的聘书，送呈钱府和朱府，当面交给二位老先生。

这以后，钱老师在自己的简介中便加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一衔。没料到，后来钱老师有朋友写信到华师大致“钱君匋教授”，均遭退回，注明“查无此人”。去电询问，也说没有这位教授。钱老师深感奇怪。因为汪志杰老哥已经离开了华师大，其他人一问三不知。我见钱老师一直到最后的介绍中始终有“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教授”说，但也有有人否定之。我愿意郑重地证明，我亲见华师大艺术系筹建者汪志杰教授，把钤有学校公章的兼职教授聘请书，授交钱君匋老师。

华师大我教过的那一个班级，在书法篆刻上好像也未见有杰出者。一九八六年我去日本，那时，政策规定可以兑换少量外币携去。好像是必须去外滩的银行办理的，叫“中国人民银行”还是“中国银行”，完全没有印象了。在柜台

坎坎坷坷，不如意事常八九，是一种无奈的失。

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得；中年的时候，舍不得失；到了暮年，才知道有些东西，当你完全拥有时，才觉得索然无味；有

交付证明文件后还要等候叫唤。突然，柜台里的女青年说“陈先生还认得我吗？”原来她叫陈佩，是那个班级的学生。后来，她调到淮海大楼那边的中国银行。去年，我去那里办理一张老存单，手续复杂得吃不消，想起她，想开个后门。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听说过她的名字，大概早就退休了。唉，往事如烟。

志杰老哥也已经在四年前走了，享年八十一又六。对于西洋画，我完全外行。据说他在油画世界是大名鼎鼎的。

我们从前坐小房间里闲聊时，他会说起过去。他是中央美院一九五三年的毕业生，对苏联写实派油画很崇拜，创作水平一流。据说当时中央美院的主持者江丰，汪哥已留校为青年教师，坐在台下参加大会。他的前排坐着后来在一九六六年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首长偶尔回头，看到小青年戴着校徽，便发问：“江丰这个人怎么样？”汪老哥不知天高地厚，冲口答道：“江丰是好人！”首长教诲说：“青年人要分清是非！”第二天，汪志杰便也被押上批斗台，陪祀江丰了。

结果，汪哥作为小右派被发配去东北农场改造。他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剩下的人，皮肤肿得发亮，有的人肚子像猪八戒。一天，管教干部把一只封好的牛皮纸档案袋交下，说拿着回上海老家去，你其实不是右派，怎么会送到这里，我们也搞不清楚，“回去吧！”

一九六六年，他想搞清楚这件事，也许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又进去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那位在东北时结识的伯乐，早早地平反了，遂有创建华师大艺术系事。

组织上照顾他住河滨大楼，面前是苏州河。房子讲究，但那时的苏州河是黑色的，泛起一阵阵异味。同楼住着上海体育学院的一位院长和夫人吴青霞大画家。也许是这一个原因，汪老哥也拿毛笔，大画中国画，好像也没有坚持多久。

过去，在小房间里闲聊，汪老哥多次说过，将来出去后要给我画一张油画肖像，说我瘦而有神，当模特相当好。筹建艺术系时，他倒是认真地为我们的老兄弟顾忆萱哥的夫人，画了一张肖像。虽然我不懂油画，但实在是酷肖传神。顾哥是周信芳大师的弟子，一位严于律己的好人。平反后去了美国，听说已经走了。当年，汪哥说，接下来就会为我画了。大家瞎忙，一晃就搁下了。现在是不可能完成的故事了。

这些东西，当你永远失去时，方知珍贵无比。人生苦短，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

痛、使你恨、使你爱、使你终生难忘的一次次痛、疾首、刻骨铭心的经历。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然而做过的不必后悔。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结果，无论怎样都要尊重自己的选择，也许放弃的那个选择会更糟糕呢，学会释怀吧！生活从来都是善待有坚定立场的人。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如人生，不能重新来过。所有的到来都是刚刚好，我们应该尊重自己选择的现在。因为昨天属于过去，明天属于未来，只有今天，现在才属于自己。

得之，乃幸！失之，乃命！丰满人生全在得失之间。

阅读不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勤奋呢？请看明日本栏文章。



华师大旧事

陈茗屋



▲ 一船明月一帆风

十日谈

暂停键下的充电 责编：郭影

